

散文



随笔

疫情下的探望(下)

作者：寒川(新加坡)

生物系毕业后，回到母校从事教学生涯，其后也出任德兰中学校长15年，桃李满天下。他把宝贵的教学经验出版了五本书，指出“问题学生可教也”。嫁来狮城的王燕，也是因为共同的兴趣而认识戴老师。王燕的传记《燕南飞》里，不难发现两位教育家有着共同的理念。王燕在书里说道：“陪伴孩子成长，对父母来说，是最重要最幸福的事情。”我是深表赞同的。

(三)

林琼先生来自马来西亚，锡山元老之一。80年代末，我们常在傍晚时分到永康餐室，与李汝琳老师、曾采、莫河、洪生等人雅聚。1990年11月3日锡山艺术中心成立，我们都是创会成员，见面的次数自然也就多了！

认识林琼兄，可

追溯到我还华中念高中的时候。其时，我是中文学会主席，林琼兄托人把周粲、苗芒、韦西、钟祺等作家的新书交给我推售。70年代中，我在《新加坡月刊》逐期介绍新马艺术工作者的书评专栏，林琼兄推荐我认识了不少马来西亚作者，获得他们的赠书。我也先后评介了林琼兄的三本著作。

其时，马来西亚的文友来星，总会探访林琼兄。80年代我住在裕廊东，他住在武吉知马六英里半的香港园，我常驱车来到他住处，接他去会晤访星的文友，例如李锦宗、陈蝶等，也因此认识了他们。

林琼兄后来从香港园迁居西海岸，再从西海岸搬来名望园。大马文友们几次来星，我有时也会带路，曾陪同陈政欣、

李忆着等人探望他。此外，文友们送他书，或是他送书给文友，我也会代转，因而拜访他的机会，还是不少的。

去年六月疫情严苛的封城阶段，我把马仑赠送给他的《马新文人手札》，拿到他公寓前的大路旁，请林琼兄把“寒川”名字写在白纸上，由刚来他家工作，我未曾见过面的缅甸女佣拿在胸前识别，犹如机场迎接陌生客，那真是未曾有过的经验，一段送书趣事！

年届90的林琼兄，其夫人刚在去年八月间逝世，相濡以沫的伴侣走了，更令他眷念家里的一景一物。即使不是疫情，他如今也几乎蜗居在家。“年纪大了，出门不方便，还是在家好！”他说。

(2021.5.20)

